

卷施

「在這歪曲的世代，我們都是行旅在外的浪子。」

縱然心死，還得生存。世人俱迷惘，因此人需要救贖。」

自我審視的筆記、
超脫現實的幻想曲

備受期待新星！

少年作家勞緯洛 傾力處女作

探索意識流文學的可能性 / 在虛與實的文字中，尋找生命的救贖

「緯洛文筆的特色富哲思性與意象性，晦澀又感傷的筆觸，且帶點朦朧詩的情味……時而類輕靈的詩、時而類意識流那種長篇大論、時而獨白訴衷、時而理性推論。對於只有十六歲的年輕小伙子，我是深深佩服的！」

——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潘淑嫻博士，MH

卷施

勞緯洛 著



〈少年作家 從文之夢〉——推薦序

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執行委員會主席

潘淑嫻博士，MH

十六歲，你可以想像香港中學生是怎麼一個模樣？

緯洛奉來《卷施》文稿，讀了第一章，心一沉，怎麼這麼一個少年人可以寫出這樣的文章？二話不說，與他約見在校長室聊個豐富，才敢替他下筆寫序！

我直截了當地問：「最喜歡哪幾位作家？」他不假思考回應：「高行健、郁達夫、夏目漱石。」怪不得文章鬱郁差澀卻……我繼續問：「小說中的男女曖昧關係，有經驗嗎？」他並不靦覷：「也許沒有，大多是想像，從閱讀得來的經驗……」「未來的路，怎麼走？」「中文系吧，或許只走創作，不走評論……」

一個小時的談話，再次肯定教育的寶貴、年輕一代無限的可塑性。緯洛，以他的年紀，算是經綸滿腹，書讀得多，也讀得熟，沉醉於書香文創，似乎香港中學文憑試的壓力沒有打碎他的創作夢。作為他的校長，哪敢不鼓勵！適值學校書展，他向我推介一位馬來西亞詩人的詩集，他閱讀的廣泛寬闊，使我猶生敬意。學校大力推展科創之同時，具文創潛質的學生，我也十分鼓勵，教育之美麗，在於因材施教，百花盛放。

緯洛文筆的特色富哲思性與意象性，晦澀又感傷的筆觸，且帶點朦朧詩的情味。大抵讀者是先看文章再瞭解作者，而我作為作者的校長，則帶着對作者的瞭解去瞭解文章。他本身就是作家、棋手和畫家，於小說中重新表現自己，是一種自我整理，自我超越。此書行文多變不拘，時而類輕靈的詩、時而類意識流那種長篇大論、時而獨白訴衷、時而理性推論。對於只有十六歲的年輕小伙子，我是深深佩服的！

青春的創作夢開始燃燒了，翻滾吧，緯洛，讓生命綻放更多的亮點，在灰沉混沌的世代，留住初心，留住夢！

〈文字世界 從死入生〉——致讀者諸位

勞緯洛

首先，我要向拿起本書閱讀的諸位深表謝意。

不知諸位是因甚麼而對本書感興趣呢？是被「卷施」這個書題吸引？是被「少年作家」的稱呼吸引？其實我也不在乎。我只認為，本書僅僅作為我迄今為止的一些思考歷程，或說是自我審視的筆記、超脫現實的幻想曲。而也許往後我也再不會寫這樣的小說。

有些地方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很粗糙，但我不介意，也沒動筆修改，因為那裡的一字一句俱是確確實實深刻在我的意識裡的東西，有些或在意識之外。或許可如村上春樹先生所說，故事本來即存在那裡，並非我創造了甚麼，而不過是把它如實地用文字記錄下來。

高行健先生曾說：「文字只能是個人的聲音。」於本書，我想是正確的一句話。我無法以哪個派別哪種主義來定義《卷施》，因為這是屬於批評家與讀者的工作——而更大的原因是，可能它根本甚麼也不是。如上之言，本書是我個人的隨想錄、微哼的樂章。而無可置疑，本書的確記錄了某部分屬於我個人的宗教觀、藝術觀、哲學觀、社會觀，但終究是我個人的想法而已，並不刻意影射甚麼。

《卷施》是我的第二部小說作品。在本書之前，其實我寫過一篇名為《現實之花》的小說——那是一個已經完成，但在某種意義上依然不停在建構的文字世界。《現實之花》的老貓，帶我走進了這個廣莫無際的世界，促使了《卷施》的誕生。我甚至覺得，老貓是我，作家、棋手、畫家也是我，「我們」都源自同一的感知主體，而以不同的面向出現在世界中。我在現世，他們則存活於我的文字。

老貓在抽着煙，作家低着頭，棋手在栽花，畫家等待看日出……他們在最後的日子裡仍陪在我身邊，以「我」的形式出現。此刻的我坐在書桌前，與他們或對視、或微笑、或說話，心裡卻是一絲絲的失落。很快，很快你們便將被永遠封鎖在鉛字碑文裡，你們要死了。作家以一種蒼涼又不無憐憫的眼神凝望我。我的心情無比失落，《卷施》要完結了，是我的思想寄託大限將至了。棋手不作聲，逕自走到我身後的書櫃，替上面的小盆栽澆水。老貓忽爾一笑，隨手丟下尚未熄盡的煙頭，開門走了。我心裡一陣悲戚：是要分別的感覺。作家和棋手的身影漸漸消散，如星屑飄去。

我只默然凝視着畫家，他也凝視着我。他的雙眼已通紅。「沒關係，你會成長的。」他拍了拍我的頭，也像作家和棋手一樣消散開了。卻聞他的話聲仍在耳際縈繞：「今天我們跟你分別了，也許不會再見，而你也

許亦會遇見更多的人。但我們終究是存在於你的記憶裡的，永遠活着。」或許，這就是「卷施」的真義吧。唯有分別，方得重逢；唯有心死，方得重生。我們，都曾從死入生。我已一個人淚流滿面。從來並不是我創造了你們，而是你們建構了我。多謝你們，在我的生命中出现過。

我凝看桌面上《卷施》的完稿，心裡在震動，默默垂首禱告，感謝上帝。

謹將本書獻給社會裡感到迷茫失措的諸位。

二零一八年四月 寫於香港

目錄

004 推薦序：〈少年作家 從文之夢〉 潘淑嫻博士，M H

006 自序：〈文字世界 從死人生〉

012 第一章 作家

「世人自詡萬物靈長，何嘗不是最可悲的事實？還是離不開慾望與死亡的擺佈。」

我一個人沉淪在安靜的水波中，享受着這份寂寞的昏厥，終究沒有誰來拯救，血絲隨呼吸往微弱的月光那邊游去。

我合上眼。

還是悄悄地死去吧，一了百了。」

070 第二章 棋手

「那些滿天飛舞的紅玫瑰，為我們兩個人的生命洗禮，安眠在永恆的浪漫和寂靜之下，被世界所遺忘。」

我甚至像看到了天使在微微張着翅膀，放射出理想國度的金色陽光。

我看見你溫柔而堅定的目光。

我想，這世間上沒有一對像我們如此幸福。」

126 第三章 畫家

「你在那裡度過了黃金色的青春，用畫筆勾勒了一幅又一幅眾生哭笑之相，還有他們的流亡、生與死的軌跡。

而你的內心空虛。

在那個昏暗灰濛的天空下，你孤身從葛洛依都徒步走向藍城，那是一段無比荒蕪的山路，正猶如你心靈的苦行之路。」

206 結語

第一章 作家

——本來那份僅存的信任，原來都只是自作多情。

一

我在一個殘缺的家庭長大。

小時候家裡只有母親。母親很愛說話，在她溫柔的耳語裡，我度過了許多白晝與黃昏。

母親總對我說，我是個可憐孤零的孩子，她說我沒有父親。我也不知道那是實話還是謊言。

母親的臉容已很模糊，我只記得她總在凝望夕陽，是那不耀眼的光線。天完全黑了，她便開始哭，哭起來並沒有聲音。

以後我再沒有見過母親。六歲那年，父親出現在我的印象裡。沒有人過問他為何忽然出現，或忽然消失。第一次見面，他只有極冷漠的眼神凝望我，就像是凝望風雪的眼神，沒有說一句話。

那時我對父親已極恐懼，時刻提心吊膽地觀察着他每一個動靜，生怕家裡東西會被無端砸破，或是使我自己身上又添兩三道不能磨滑的疤痕。他的躁狂與冷漠，使我完全無法接近。好像一旦接近他，便會遭他用刀狠狠刺死。

父親從來不笑，除了在深夜裡，一個人晃着酒杯的時候。

我曾偶爾看見父親在深夜裡喝酒。一個人坐在那裡，抽着煙。他笑，笑得悲傷，悲傷而扭曲。

我並不清楚父親的酒量究竟如何，他似乎不會醉，又好像經常醉倒——他的眼睛總像在凝望着空虛的遠方，凝望着某道黑暗的影子，喃喃細語。

我渴望了解父親。我想，唯有透過酒，才能真正了解這個被稱為父親的男人。

十歲時，我喝了第一口酒，很苦，然後就不停的喝，喝到十七歲那年，考進了都市的大學。離開故鄉，離開父親的身邊，還是繼續喝酒，而且一天比一天喝得多……

我以為，只要喝酒便能了解父親，了解世人……

夕陽把天空染成柔和的橘紅。我提了個小酒壺，獨個在人跡稀杳的公園裡漫步，注視着變幻無常的薄雲滲出毫不耀眼的光線。

或許是母親的緣故，從很小我便養成了注視夕陽的習慣。至少在天色全黑之前，心底裡總蕩着無故的平靜。

已是楓葉轉紅的季節，遠方仿佛傳來悠悠鳥鳴。

儘管我極不願意出席今夜的聚會，但因着父親的面子，我想我還是得硬着頭皮去。我實在很厭惡這種聯誼性質的活動，與其說厭惡，不如說是恐懼。

我難以忍受身處這種交際場合。一想起那些虛偽的笑容和寒暄，我就不禁打從心底裡抖顫起來。所謂上流社會，也許不過是社會裡一群虛偽手段最高明的人而已，那種隨時背叛欺騙和出爾反爾的手段。無奈這次的聚會實在不好推卻，我從來沒有違逆父親的勇氣。唉，若它像音樂劇那樣有中場休息的話，我絕對會在燈亮之前迅速溜走。

我嘆了口氣，心裡一陣憋悶，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看着日落發呆。

我記起，那裡有道窄窄的路，好像有人在路的盡頭佇立，同我一起望向夕陽。而那時的我沒看見。

望着暮色深沉的天空，我無止境地思索着：如果任那種虛偽的人一直居處社會的主流，世人的心只會益趨變得黑暗，只重名利而喪失人情。那些人的所作所為哪裡是拯救生命呢？只有把人的生命推向黃泉的份。

然而我對事實本相無從以知，如此的想法或見偏激。是我過於敏感了吧？可能他們既在拚命追求名利，同時又對社會抱有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呢？這二者有可能共存嗎？

我不知道。只是在黑暗面前，我確實有種微小的自覺，必須做些甚麼來拯救人的心靈，卻又被那日益壯大的恐懼和無力感遏止——憑我可以做甚麼呢？

恐怕當我面對這個於我毫無意義的世界時，所作的一切反抗俱是毫無意義吧！

幾番躊躇，那夜的聚會我終究放棄出席。我實在沒有勇氣與人交往，父親卻不明白。唉，如今該怎麼辦呢？離開公園往火車站步去。朦朧的月色灑落街道，照到窄巷中被遺棄的破瓦朽木上，也照到數月前建成的新建築物上。我內心深處為城市這種無休止的快速拆卸與重建感到極度不安。

沒有辦法。在高度發達得歪曲的資本主義陰影之下，四處籠罩着瘟疫似的功利和虛偽。現今世代的權力分佈，已非如父親所理解的時代那種極端單一，而是落在糅合了不同範疇且滲透力驚人的自由社會中。當歷史之二元化無限擴大，則難免極權出現；但歸於多向的思想，則使現世導入虛無，一切歸於質疑。

在我而言，超越法治根本的所謂民主，才是真正的暴政。暴政即政治暴力，又或許不只政治？現世整個社會都已沉溺在對暴力的傾迷，傾迷得不知自拔。然而，每當事物的既定秩序被推翻，人們的安全感便不再存在，

大凡人類的法律和自然法則保護的一切都聽憑一種兇殘的、無可理喻的暴力支配時，人們便會有這種感覺。⁰¹而我正是被此奴役着，不得解脫。

進，我無力孤身對抗以詭詐殘暴為主流價值的時代；退，我又無法忍受這些甘於輕浮虛偽的世人。

人世間真的可能存在完全的民主公義嗎？

我渴望得到解脫，卻深知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實在無法融入這裡。

自那天起，我的頭便經常無故地劇痛起來了。

三

秋夜的月溫柔，格外使人孤獨。

你疲倦得不想走動，索性躺在燈火昏闌的橫巷中喝酒，怔怔地凝望那渾圓的秋月。蒼然茫然。作為這時代的流亡者，你只有永遠忍受在上者的逼迫。

你又不禁想起了你的父親，不知道他是否同你一樣，曾是個可憐的流亡者呢？

你嘆息。生存在這混沌黑暗的世代，到底有何意義？你如此問自己，卻得不出答案。無論身在何方，你

⁰¹ 節錄自居伊·德·莫泊桑（1850-1893）的《羊脂球》。

都自覺零餘。

你想，人甫出生就被要求去爭逐比拚，但如此勞碌過活，豈非都不過在追求着毫無意義的虛空？到頭來還是屈服於死亡罷了，何必如此折磨自己？似乎不論是誰都擁有生存的意義，並為此努力奮鬥，捱了多少苦頭也能笑着嚥下。你實在無法想像。

你數算自己在人世間活了這好些年來，似乎不曾為社會貢獻過些甚麼。若是沒有貢獻，在這現世生存的價值又在哪呢？

你對自己說，像你這般沒用的人，連絲毫生存意義都欠缺，不是死去也沒所謂嗎？又有誰會在意呢？

但你並沒有勇氣，連死的勇氣也沒有——還是你對社會仍抱有留戀？

你不知道，只是為自己的懦弱感到可恥。

世人的虛偽究竟從何而來？是在於那份渴望融入大眾的心意吧。為了融入大眾，不管如何痛苦也得刻意改變自我，不惜跟隨歪風。

確是如此。可是，精神敏感的你卻無法如此，以致自己和社會永遠都格格不入。世人總說他們對於極權退無可退，然你卻深感社會對你的迫害更為避無可避。

你想，這就是你和世人之間那決定性的差異，而你亦深知自己這種性格無法改變，所以便唯有甘於現狀——縱然你極度渴望融入社會。

但你一想到會被世人排擠、被認為是一個難以理解的人，你又感到萬分痛苦。

你渴望有誰來向你伸出救助之手，可惜並沒有人願意看你一眼。況且，即使有人來伸出了手，你想你自己也未必有勇氣去接受。

你自覺生而殘缺無根，仿佛這世界上沒有一處能容得下你。你不知自己從何而來，也不知該往哪裡去，毫無生存的意義。

「你想，是神從沒有眷顧你吧？」

你嘆了口氣，然後喝了口酒。

四

十二月，風寒得似要割破我的皮肉。我一個人背着累贅的行囊，走到火車站前排隊買回故鄉的車票。我呼出白煙，臉頰凍得發麻，過了一會兒皮膚又感到陣陣異樣的滲涼。我忍受不住寒冷，卻還得等待下去，因為眾人還在七嘴八舌，我不敢悄悄離去。我從背包中取出歌德的《浮士德》閱讀以求分神，腳步順着沉默的博士初遇梅菲斯特緩緩前進。

「先生，你好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向售票的長馬尾女孩說了聲「你好」，待她開口說話。

她以奇異的眼神望着我，「先生，你是排隊買車票的嗎？」

我點點頭，不禁小聲嘟囔：「那個……是的，十二中午……不，中午十二時，從這裡開出那班的票、車票，就是火車的車票，請問還有嗎？」

她立刻說：「有。」接過紙鈔。我說不用找了，她便把車票遞給我。

「真是個怪人。」

我被後面湧潮似的——簡直就如囚禁思想的集中營——人群擠出，心裡在發燙，怎麼她說我是個怪人呢？也許我只是比世人多了一份內斂罷了？不過說到底，內斂是甚麼呢？我想就是無論一個人的思考如何敏銳，也不做多餘的事。是這樣吧？但所謂物極必反，過份的敏銳和自卑情結，加上神經衰弱的體質，反使我非但內斂不成，還做了更多餘的事。也許我本身就是個多餘的存在吧？我不敢再浮想下去，只覺心臟在病態地怦然跳動。我只有用力捂着心臟。

我從未看過那樣的畫，但對於這幾幅畫裡面的風景，我竟有種不知緣故的似曾相識。

我想起了老家，想起了夢——一些早已忘記，如歲月依稀的夢。

那裡有山、有海，有彩色的雲和天空，有日出、也有夕陽。那裡有微風在低歌，有花兒、有鳥兒，還有一個面向大海、孤獨佇立的背影。

這一切從未出現過在我的印象裡，卻又使我感到那麼熟悉。在這些畫中，我甚至感覺到時間恍已停止。曾聽誰說過，這叫作詩境畫界，是唯有真正的藝術家方能自由進入的空間，單純屬於靈感和美感的世界。

「唉，甚麼是藝術家呢？」我合上手中的書，托著頭思考，不禁脫口而問。

鄰座戴畫家帽的男人停下畫筆，眼光饒有深意地向我望來，「哦？」

我馬上垂下頭，能感覺到自己的耳根已通紅發熱。我不敢與他的視線接上。

「我想，所謂藝術家，除了擁有極敏銳的情感，以及其獨有的表述形式之外，還必須具備先知般的自覺和勇氣，在面對世界的苦難時，無所畏懼。」他淡淡地說。「這種人就能被稱為藝術家了。你也是藝術家吧？」他問道。

我想未必是的。假如藝術家是像他說的那樣，我便絕對不是。我並不具備絲毫勇氣。「我只是對這些畫作……嗯，怎麼說呢？有種很熟悉的感覺……」我望著自己的右手說。

他眼光閃爍地微笑：「是故鄉嗎？」

故鄉？我有故鄉嗎？故鄉該從哪裡去尋呢？其實老家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故鄉，我對那裡其實無甚感情——我身歸名為本土的故鄉，心中卻是無根。那麼我的故鄉在哪裡呢？故鄉的意義又是甚麼呢？大概就是世間所有浪子永遠的歸宿？我的精神卻以永遠地浮沉，於現世無所依據。為甚麼我的精神要流浪呢？唉，我也不知道。或是要放下甚麼？我有甚麼要放下呢？是所謂美感？我可從來沒有想過去追求甚麼高尚的藝術。但這些畫裡面的風景，確實有種超越形體的美感，輕飄飄在我心頭蕩漾，仿佛在告訴我，那裡便是我人生的終點。

「我想要的。」確實如是吧？畫裡那些陌生又熟悉的風景，也許便是我的歸宿，我的故鄉。

「作為藝術家必須有所自覺，時刻回歸這精神故鄉，方可坦誠無懼地生存。不然，只會導向墮落。」他說：

「雖然我還沒有完全參透這所謂精神故鄉，甚至可說還在迷惘之中。但我想，這就是我作為畫家在通往真正藝術的路上，必須竭力追求的境界，直至那源自真理的心之畫完成方休。」

我不太明白他話中的深意，只有含糊地點頭。

我突然看見車窗外一個身穿灰袍、身型高大的中年男人，佇立在一個瑟縮街角的少年之前。細看之下，那少年臉色蒼白，緊閉的雙目顯得神色極為痛苦，似在喃喃地說著夢話，又似吟着詩。

而那男人像在織着一輪花圈，織了一半……

花圈？

那景象不過是一瞬間的事。窗外的樹影飛快掠過，我急忙眨了眨眼睛再看上去，天已復作回灰濛一片。

「少年，世界的迫害若是太深，使你被壓得無法承受的話，便逃吧！逃到這精神的故鄉，逃到光明之處。」

他在一瞥間蕩出那美⁰²深邃如畫的眼神，留下了數幅未完成的畫，然後下車。

我默默凝望男人莫名偉大的背影，心裡有股獨特的情感在翻動，就像是向空谷叫喊時聽到回音。

回到故鄉的你沒有往老家方向走，而是在街上漫無目的地散步——並不是特別抗拒回老家，但你的心靈實在沒有方向、沒有目的地，即使是想回去也似有甚麼在牽扯着你，要你多獨處一會兒似的。你嘆息，又有誰能確切明白你這種迫不得已的空虛呢？

你一邊思索着他所說的那些深奧的話，一邊看着故鄉四周的景色，一切都似乎尚未遭受劇烈變化，街道名稱未被更改，你心裡滿感安慰。

你又忽然發覺，若事物永遠無所變化的話，世界會是多麼恐怖——一切也不過是重複。甚至不能說是在繞着圈子走，不是圈子，而是一點。即如時間停頓，或許就真像世人說的，今天之後還是今天，今天之後的之後還是今天，最後連今天也消失於人的印象裡。也許到了某一天，人會問：我在哪？又有些不會問，忘了問，忘了語言，忘了思考，忘了存在。這樣死亡便會饒了世人嗎？還是重複活在今天？失去對未來的盼望，其實就已經與死亡沒有分別。你在疑惑卻不見出口，究竟有誰能把從死亡裡拯救出來呢？你不敢再想像——每想到死後的世界你便覺無限恐懼。

此刻你甚至渴望請求樹木明天長高少許，真的是少許便足夠，還有大街上的人哪，明天請不要從那頭走來，試着繞個彎兒，或是連鞋子踏偏兩分都已足夠。

最後你甚麼也想不到，腦袋一片空白，只有滿滿的潔淨的雪光——那是會為人心帶來幻覺的雪光。你心

裡只有空洞洞的害怕——而你一直低頭看着自己的鞋尖。

雪忽爾下來。你怕冷，立即竄進了一家客人不多的咖啡廳裡。

你靦腆地向店員點了杯熱巧克力——咖啡廳沒有賣酒，坐在窗邊的位置看着細細飛雪，忽然想起舊時看過一部名為《細雪》的小說，還有《春琴抄》、《痴人的愛》……谷崎的作品一章又一章浮現在你腦海。

你自覺對他的作品有種特殊敏感的理解。你並非毫不欣賞他文學中那種陰暗之美，卻對他所追求的永恆之美不無質疑。永恆之美是否真能在人間尋得？也許這不過是對「痛苦會過去，美會留下」⁰³的誤釋？

對於經過肉體折辱，才能得到精神滿足這種說法，你實在無法同意。即便是因為所謂的愛，你亦不能接受以生命的任何部分來承受傷痛。

可能正因這份偏執，換來的是你對自我意識的封閉，不對世俗投以一絲信任，以求不受傷痛。

在世間這或許被稱為固步自封，而你也知道自己並不了解何謂愛，但你想那也沒所謂，你不曾得到世人認同。或者說是因你總對別人的目光深感惶恐，以致不敢於現實社會有所期望。

正因如此，你擁有與生俱來的寂寞。

你想起好像有那麼一句對寂寞之人的定義——那些對生活曾經寄以美好希望，但又屢次幻滅的人，是寂

寞的。04

你極度害怕自己的生命墮入更空虛的深淵，因此你不敢輕易對美好和幸福的事情心存寄託。在這層難以釋除的恐懼當中，你感受到強烈的孤獨，源自一個人的孤獨。

你的生命早就注定了孤獨無根，必須在虛空混沌中永遠漂泊。曾經許多人來到你身邊，確認了你的心靈是何等空空如也，然後甚麼都沒有留下便匆匆離去。你不曾給予他們甚麼，也不曾從他們那裡得着甚麼。只有孤獨地佇立原地，同時間老去。

你猜想，或許打從一開始你便缺乏了某種根本性的特質，以致被世界所排斥、流放，同時你自己亦對世人漸漸失卻信任。

那究竟是甚麼？

無論如何也想不清楚。你呷了一口冒白煙的熱巧克力，展開在火車上閱讀的《浮士德》，繼續讀下去……

六

天色既暮，細雪已停，我拾好行裝從咖啡廳回老家。

94 節錄自蕭紅（1911-1942）的《呼蘭河傳》序言。

老家還是那麼荒涼。看起來跟印象中無甚不同，除了簷上鋪了一層薄紗似的白雪。

走到玄關前，家裡的老僕已替我接過行囊，向屋內高喚：「少爺回來了！」

少爺。多麼讓人難受的詞語！我第一次對此感到深深厭惡。也許從上次離開老家到現在，我的內心又作出了多少改變，對更多事物產生了難移的厭惡之情。這也是無可奈何。

總之，我絕不是風流倜儻的翩翩才子，也不是終日耽於逸樂、無所事事的纨绔子弟，更不曾被家族所寵愛過。我只是社會的蛆蟲，無論與誰作比較都差一大截，唯有在幽暗的角落裡苟延殘喘，在時代的壓迫下畏縮抖顫。

我實在配不上如此高尚的稱呼，或許在靈魂深處我只是一个不懂得表達自己的野蠻人而已。以「少爺」稱呼實在令人羞惱。

老僕一如既往地對都市的事問個不停，我只有無奈地逐一回答，或搖搖頭說那個不知道。我斜眼瞥了一下父親的臉，他還是老樣子——嚴肅得教人心裡發寒。

老僕正問得興起，父親忽然開口道：「你可知道你的外婆急性中風被送進了療養院？」

我愕然無語。老僕的臉色陡變得沉重而肅穆。

我不安地注視着自己的右手，不敢直視父親的雙眼。

回到老家的第二個晚上，夜半驟來一陣風雨猛嘯，門窗激烈搖撞，發出狂牛撞欄般的聲音，害我恐懼得

瑟縮起來，頭又開始劇痛，整宵沒能入睡。

早上療養院來急電，說外婆吐了黑血，情況急轉直下。我和父親坐上計程車，迅速往療養院趕去。我一直在留意父親的神情，是寂寞的，依舊的嚴肅，還有以往從未見過——一絲的歉仄。

公路路面幾乎水浸，風颳得起勁，是這麼一個日子。

計程車的收音機重複播放某電台新歌手的慢歌，我人生中好像第一次聽到這種憂鬱空虛的歌聲。

趕到療養院時外婆已經昏迷，坐在床邊緊握她手的小舅，眨着通紅而混濁的雙眼。「寒假回來了？」我向他點了點頭，伴在父親身側，一直站在床邊。我瞥見父親的手在微微顫動。

後來兩個姨母和二舅一家趕到，看了看父親，又看了看我，最後都看着外婆。床邊站的太多人，我獨自走出了病房，站在療養院大堂的落地窗前，默默凝望山下景色。

灰濛濛的天和海在斜雨裡混合，分辨不出海岸線的位置，只能隱約見到遠方長橋的影子。

雨還在下，似要愈下愈大，像送葬者的淚，滴滴答答地打在玻璃窗上——像詩。

站了不知多久，暮色籠罩大地，我恍惚間看見了一隻倦鳥飛回樹林的影子。雨已歇止。

家族的親戚們都來到大堂，在落地窗旁的排椅坐下。他們的神情雖然憂慮，也好像有點悲傷，卻不時交相耳語，高聲大笑，笑聲裡聽出了頑固和蒼涼。我不明白，但甚麼也沒有問，只為此感到深深的

七

你別過家人，獨自往深夜橫巷裡氣氛詭靜的酒吧去，點了杯威士忌。聽着悠然的爵士樂，你用手指輕輕按捺眉側，以求舒緩頭痛，閉上雙眼無所思索。

曲子稍歇，你稍微張開眼睛，赫然發覺對面坐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。她渾身散發刺鼻的酒氣，瘦削的臉頰病態地腥紅，以不勝疲倦的眼神注視着你。

你惶恐得不懂該說甚麼，或說是被嚇到了，不敢眨眼，只有直勾勾地同樣注視着她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你感覺自己被她眸子裡某種無以名狀的黑暗觸碰、吸引。不，對比現實社會的黑暗，她的雙眼充其量只能說是灰啞。你的心不知不覺被那灰啞同化，停止了呼吸，停止了律動。

她身子忽然探前，幽幽地開口問道：「你願跟我一起殉情嗎？」

從靈魂深處的震驚使你整個人都抖顫起來，你渴望用力地搖頭，身體卻不聽支喚，你的心似洶湧的浪在漆黑的高腳酒杯裡，被她呷着一口口的空洞與零餘。

半晌的沉默後，她似笑了笑，然後如煙消失於酒吧。

這是夢嗎？

時間無聲流動，只有那絕望灰啞的眸子，仍然殘留在你的意識裡。

離開酒吧時你已半醺，靈魂像被甚麼纏繞不放，驅使你在夜深的街上遊蕩，城市是空的，空得冷清。好像夜深才是城市真正甦醒的時候。

走到某道小橋之上，你停下，佇立在橋的中央，讓寒冷而乾燥的冬風鑽入衣襟裡，你身上的每寸肌膚都被刺激起來。

西邊的月光斜斜灑落河間，你感覺到遠方像有甚麼在悄悄流動，逐點逐點流入你的呼吸，逃逗你薄弱而敏感的神經，以寂寞的暗紅色血液來充滿你的心臟。

不知道月兒圓了多少回，照着這生命的音波吹送……⁰⁵

你凝視着明月投射在河水上那晃動的銀光，在謫暗迷濛的沉澱裡肆意折彎，像一隻隻妖魅之眼時開時合。你想起她的臉容，身體像不住地抽搐。

八

清晨的風與微雨依然寒砭我心，像被甚麼引領，披了一件厚裘站到那夜的小橋上，默然凝望灰啞蒼茫的天空。天空像她深邃的眸子，帶着某種病態，是難以治癒的空虛。

⁰⁵ 節錄自郭沫若（1892-1978）的《女神》。

無限個瞬間連接成一段虛無的時空，客觀的物象空間似乎並不存在，而且無法確實具體地說明其中的時間長度，總之一切都曾在宇宙中、在數百年的星霜下默然流動過，而現在正安靜地沉睡著。

站在這小橋之上便是如此一種感覺。
我想起了她的話——你願跟我一起殉情嗎？

這究竟是甚麼意思。我和她既不相識，她何故會說出這種話來？實在匪夷所思。我望着蒼天，她那灰啞深邃的眸子在我腦海揮散不去，我不禁發由內心地抖顫起來。

我很容易對陌生者投向自己的眼神感到惶恐，而且這情況隨着社會推進日趨嚴重，幾已觸及不能忍受的臨界點。哪怕只是一瞬間，別人的眼神與我相接時，就似已貫穿我的心靈，識破了我努力掩藏的黑暗面。

我幾欲向每個存在於世的人都問一聲：在你眼中的我是怎麼樣的呢？這不為證明甚麼，而僅僅是出於懦弱。但同時亦基於這份卑微可恥的懦弱，我完全沒有問出口的膽量。

我無比害怕會被當成小孩子看，一切言語被視為兒戲，這樣對誰都極不尊重。但無奈他們似乎沒法明白這份心思，反而用自己那醜陋的想法曲解我的原意，然後用虛偽得像在安撫啣聲大哭的小朋友的語氣說，噢，我完全明白你囉。真叫人受不了。同時也令我對世人這種行徑感到又痛心又厭惡。

仰首問天，何故，我要生而為人？蒼天灰白如塵，依舊不語。

此後，我便再沒有經過那道小橋了——忘了怎麼來的，如何再回去？⁹⁶——那道小橋已在夢遊者的夢魘裡，依附着我的心室長出了芽。

九

外婆的過世像代表了生命本質的某種純粹，挾着與你內心以某種方式結連的某種無懼的良知一併死去。又或說是某種意義上的光明，還有某種無從追及而未曾表述的記憶，從此長埋於世。

家裡一切事都已辦妥，也到了寒假結束的時候，不論他們的心是何等沉重，還是選擇要你回都市去。

臨別老家前，父親只是以一貫嚴肅冷漠的語氣，跟你說了一句話：回去好好做你的文學研究，將來定出人頭地，好好掙錢、揚名立萬，莫要負卻眾望。

——你離開家門，看見簷上積雪坍塌少許，地上鋪着的更厚。

你想，或許在他而言，這算是罕有的鼓勵吧？但你卻覺得這絕對是恐嚇，聽了這話，不安就在你心裡像山間的野火一樣燃燒起來。

——你步往車站，呼出一口白煙。

⁹⁶ 節錄自高行健（1940.）的《夜遊神》。

本來對於回都市去這事，你並不抱持太極端的厭惡，你想你總得回去啊。縱然近些日子你也察覺到自己對現實社會的恐懼有增無減，但無論如何，也不至於完全不敢面對。

——你沒有取出你的小說閱讀。

背上像忽然長出了千斤重的肉瘤，壓得你走的每步路也難以呼吸。是他親手把羽翼未豐的你急急推向無比逼仄的社會，任世人把你蹂躪徹底，而他，自己卻只冷冷的從旁觀看，用那種既鄙視又失望的眼神刺傷你。

——你只有繼續向前步行。

你像是被宣告了死刑的囚犯，連罪名也不知道，只覺心靈變得灰白，一步一步踏上絞刑臺，等候行刑一刻。——你沒說話，只遞出紙鈔，買了車票。

心裡忽然充斥着一種無法被解救的頹廢，是源於對都市生活的恐懼感益發膨脹，終於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。恐懼像成了詛咒，一瞬間在體內湧出，塞住了你的喉頭，使你那些纖細的神經窒息，骨頭遭受高熱煎熬。

——你步往月台。

你想，無可奈何吧？你極度怯懦，卻無別路可行。

——火車駛至。

你自覺殘缺。因此你的命注定要漂泊，在虛空裡無止消耗。

沉重的閘門緩緩開啟，像潘朵拉的酒甕被傾倒，你穿起發鏽的鎖銜，戰戰兢兢地步入開往都市的火車中間，在黑暗無月的夜裡悄然前進。

回都市後這一個月，我沒有回宿舍，也沒有參與大學的任何活動——該叫作運動？我對學生組織發出的一切活動都被社會稱作運動這事感到費解，不過罷了，也許只是他們不曉得區分兩者罷了。總之我對那種運動益發厭惡，不欲與任何人有所交流。

我餓昏在街上，後來被救醒，便在繁亂都市中的一家小旅舍住了下來，每天只吃一餐、或一餐不吃，整天待在這沒有窗子、潮濕昏暗的房間裡寫文章。

唉，不算得甚麼精彩的文章，就連些下三流作家的低俗趣味也及不上，只是捱着頭痛和精神衰弱的煎熬，在對抗強烈羞恥的日子裡，寫下一篇又一篇主題立意都不清不白的糟糕文章——不記得是誰說過類似「作品沒有主題就如沒有舵的船，在海上隨波飄盪，豈能駛到彼岸」云云。反正那些東西甚至不能被稱為文章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段段自我意識的記錄。

但無論文章怎麼糟糕也好，我因此自命為作家。

我的文字軟弱無能，無法履行所謂作家的使命：無法改變社會，甚至連自己內心那些平庸的思想也無法好好表述，也無從解決同代人的矛盾，因為我也同樣站在矛盾的漩渦之中不知所措，或許比他們站得更深一些，連自救也絕無能力。又或許使命並非指為人民發聲，因為本就難以界定何為人民。

但我依然一天比一天的，深深感受到自己正背負着所謂作家的包袱——並非甚麼矢志成為文學大師的辛酸之路，也不存有甚麼哲學家、藝術家之無奈悲哀，只是一份對觀於現實之流亡生活的喘息偷歡，其實還莫如說是種自欺欺人。

這份包袱來自讀者，我那些糟糕文章的唯一讀者。

在那拒絕一切外界噪音的空間，我每天就只待她溫柔的喊聲：「小作家，吃飯囉。」那是我唯一會聽見的聲音。然後她帶着極其真誠的微笑，捧着一份味道粗淡的午餐進來，坐在我床邊，在我進餐的時候靜靜地看那些糟糕文章，有時與我閒聊至黃昏才離去。

對此，我竟感到莫名的歡慰與安心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對她的信任從何而來？不知為何，她就是不同於世人，我肯定。縱然這份肯定純然來自直覺。

我努力地相信，她對我的微笑和欣賞都是發由內心的，毫不似虛偽的世人。我也曾質疑過這會否只是她以高明的演技，掩飾着心底裡對我的恥笑和鄙視呢？但這念頭一閃即逝。她沒必要這樣做，我沒必要這樣想。

總之，我相信了，她是以徹徹底底的真誠對待我的。

我對她的這份感情絕對是殘缺而卑微的。我又想起了《春琴抄》的故事，或許是因着極度懦弱的天性，我並無膽量如佐助那樣以行動表露自己內心那份熾熱的情感，但她在我心裡的地位卻確如春琴般崇高，因此我不覺深深地依賴着她。

又或許，與她本身無關，那時的我孤獨得正面臨某種悸動終結似的死亡邊緣，不論是誰來靠近我，我想我都會心甘情願地相信那人，相信他是完全真誠的對待我吧。我的精神需要有所寄託，就像在海中心遇溺的人隨手抓到甚麼都不敢放手。

——精神故鄉。那時候我甚至認定了，她於我或許便是那男人所說的精神故鄉。

十一

她說比你年長五年，你不相信，她的容貌比那些與你同年的女生還要年輕；倒是你，今年夏天才二十三，頭上卻已長起不少銀絲，像個三十來的男人。

或許是因着生來懦弱，你對比自己年長的女性有種近乎偏激的渴望。縱然你不了解世人，但你想，每個男人心底裡都有種被照顧的渴望吧，只是怯於表露而已。世人稱其為母愛，你認為絕對不是。與母親無關，那不過是人心中最單純的渴望。這種情感自然而然，無必改變。

然而在世人的眼中，一旦男人愛上比自己年長的女人，便是懦弱。這或許亦不無道理，男人本該承受一切痛楚，不讓女人傷心。但你卻無法做到，甚至要讓女人反過來擔心自己。

你自覺懦弱，因此你痛苦。

只是無論如何，依賴着她的照顧，你在那房間裡享受着無比的安心，甚至有些瞬間能忘卻世界的陰影。

你說，她是你的精神故鄉。你享受這份安穩，向她完全坦露自己的軟弱。故在自私偏激的你而言，她便是你對整個社會那份信任的最終底線。

雖然這樣的想法似乎毫無意義，但那時的你確實抱持着此苟且過活。

你說你是作家，正為世界而寫作——世界中只有一個人，她是讀者。

你想，一字即是世界。

為了她，你甚至覺得即便是永遠孤立於社會以外也沒關係了，你像已忘了你曾極度渴望融入世界。

她笑着走進幽暗的房間，把午餐捧到几前輕輕放下。「小作家今天寫了些甚麼呢？快給我看吧。」

你放下筆，把從清晨到下午寫的三張紙遞給她，然後坐到几前，卻吃不下飯。「還是那些莫名其妙的糟糕東西而已。」

「才不是呢！我看過的書固然沒你看的多，但從你的筆跡中，我像嗅到些別人沒有的才華。」她的視線在紙上遊走，像在讀到斷句時才開口。

「嗅到嗎？」你故作開朗地哈哈一笑。你不相信才華，更不相信自己擁有才華。

她也噗嗤一笑，把三張紙放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喃喃：「怎麼說呢？那種感覺是我不曾在世人身上感覺到的……啊，是寂寞。天生的寂寞。」

「天生的……寂寞嗎……」你不住思索着她這話所指的究竟是甚麼。

「就是你與生俱來便擁有這種濃烈的寂寞氣息，一直不得宣洩，唯有透過這些文字完全傾吐出來。」她細心地解釋道。

當你一想到自己過往那殘缺不堪的寂寞，你就不禁閉上雙眼，用力深呼吸。你願毫無保留地拋棄那份寂寞，難得現在你成了一個作家——儘管是僅屬於一個人的作家，本應好好過着安穩的生活，為甚麼這份寂寞在你心靈稍為安定、以為自己已有歸宿之時卻又無端出現？是上蒼要迫你重掀往昔那殘缺的記憶嗎？

與寂寞一同在你生命被重掀的，還有厄運。當然，也絕對免不了極深的傷痛。至此，你又再一次感受到那份無法滿足的焦慮在心頭暗自縈繞。

「就這樣永無止境地寫下去吧，將來你定能成為那種寫出撼動人心的文字的大作家。我相信。」她饒有深意地說，然後像是忍俊不禁地發笑。

她說，她相信，相信你。

看到她由衷的笑容，你亦報以微微一笑。你這一笑，她笑得更燦爛了。

十二

那個男人高亢的語聲刺穿了我的耳朵。

像握碎了花瓣和流水，握碎了用力在跳動的心臟，那些東西散發出腥腐的味道、扭曲的幽香。

聽到她銀鈴般的笑聲，我頓感一陣窒息。我忽然覺得，我們之間的感情就像一棵樹。在它還是幼苗的時候，最值得享受的就是以雙手日夜呵護它，盼望它能茁壯長大；可是待它長大成了參天大樹，卻只能任寒風和蟲子歲歲侵蝕，使其變得脆弱，仿佛只消輕輕一觸，便會如以灰塵堆砌的城堡一樣，瞬即潰散。

此刻我的心就似那空洞洞的樹幹，脆弱得似乎隨時都會倒下。

那所謂的精神故鄉，到底是靠甚麼維持的呢？是一種我不曾經歷過的情感嗎？精神故鄉可會倒塌？我不知道。

如果我能夠成為那種堅強冷漠的男人，我渴望與她一同站在她面前，我和她還有世界，也許就不必這麼痛苦了。

只是，對於心靈脆弱的我，她給予我的已經太多了。我卻仍然渴望得到更多。我甚至因為眼前這個男人，由衷渴望她能厭棄整個世界的男人，正如我已為妳永遠厭棄了一切。

——如果你給我的，和給別人的都一樣，那我便情願不要了！⁰⁷

我要她對世界冷漠，只愛我一個！我要辱殺這世上所有臉目猙獰、冷漠虛偽的男人！

我想，除了父親以外，一切男人都會對情慾得寸進尺。世人從來不懂得潔身自愛，卻打從一出世便懂得最大的自私。我實在很自私，自私得使自己打從心底感到罪疚。我深知不應以自身的軟弱為由，對她作出如此

狂妄的渴求；只是對於這個唯一的女人，我甚麼都不想，甚麼都要。

卻不知，她又能為我付出多少？

我頹然坐在床上，心裡泛起了一絲絲深沉的抑鬱。那種感覺無可逃避，像個完全黑色的龐大影子把我逐漸吞噬。我感覺被身體深處隱藏的某種本能衝動纏繞不放，使我為之痛苦，或許這是天生寂寞的人才能真正體會的感覺吧。

與其說是因情緒敏感而生的抑鬱，倒不如說是種特殊的矜持。當人對理想和真愛的追求愈是坦誠，眼中一切事物就會變得愈是脆弱，似乎一觸即破，因此走來的每一步都顯得小心翼翼、膽戰心驚。

但說到底，這只是一種懦弱的善意罷了，害怕毀了他人，又害怕傷及自己。我既忍受着羞怯，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，我曾經那樣真誠、那樣溫柔地深愛過妳……

這種愛可說是偉大，同時也是極度的自私。她卻似乎不甚明白這種感情——我的感受又有誰會在乎呢？

那個男人走了，不留甚麼地走了，又似留下了些無法洗褪的骯髒東西。我的下身似有甚麼在異常的隱隱作痛。

她悄悄進入房間，我用厚棉被蓋住自己坐着，保住我之為作家那份必要且僅存的沉默——我相信文字的本源正是沉默。

她像嘆了口氣，伸手隔着厚棉被撫摸我的背。我禁不住顫抖，牙齒不知為何咬不緊，一直咯咯作響，險

些咬着舌尖。

直至聽見腳步聲從房間裡步到走廊、再到樓下的大廳，我才敢掀開厚棉被，頓然發覺自己全身的衣衫都被冷汗濕透，像又作了一場爬上雪山越過三途川的現實。

我又驀然想起了大樹倒下那一剎的可怖景象，然後，我倒下在床上，吐了一攤鮮血。

十三

妳曾問我甚麼是浪漫，我說我不曉得，而且根本無法向人說明自己心中所想。

我只知道甚麼是悲哀。

因為我看見現實是夢魔般的假象，而封閉的悲哀是一切真相。

那似乎是人生最悲哀的事？

悲哀有時就是美，一種病態而寂寞的美。

而這種美往往使我玻璃似的生命徹底破碎，我的靈魂永遠顫抖。

妳看！我多麼的懦弱，就連嫉妒的勇氣也欠缺，又有甚麼值得妳施予恩惠呢？

我蒙住雙眼，一切也不敢相信。

唯有瑟縮在世界上某一個黑暗的角落，昏沉在日落的酒樽裡，永遠漂泊。

卷施

作者 勞緯洛
編輯 黃斯淳、林曉君
封面 何慧禎、曾洛煥、楊喻
攝影 曾洛煥
特別鳴謝 廖嘉怡
設計 4res
出版 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地址 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
電話 (852) 2540 7517
電郵 editor@red-publish.com
網址 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
電話 (886) 2-8227-5988
網址 <http://www.nanode.com>
出版日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
圖書分類 流行讀物／小說散文
ISBN 978-988-8490-83-7
定價 港幣七十五元正／新台幣三百圓正

勞緯洛
黃斯淳、林曉君
何慧禎、曾洛煥、楊喻
曾洛煥
廖嘉怡
4res
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
(852) 2540 7517
editor@red-publish.com
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
(886) 2-8227-5988
<http://www.nanode.com>
二零一八年七月
流行讀物／小說散文
978-988-8490-83-7
港幣七十五元正／新台幣三百圓正

「我」說我不屬愚昧世人為之
爭鬥千年的任何名相，
若強要為我賦予稱謂，那便稱我
為畫家吧，不過我也可以是棋
手、或是作家，所以我其實即是
「我」。

我又說我在旅行，從恐懼、冷
漠、偏執、走到悲憫，深深經歷
了心靈的分散和凝聚。我同時亦
是你內心之映像，因此你可以放
縱沉湎於神遊，視我為你或你的
先行者亦無不可。

『我』的相遇，既是真實，也是
夢囈，你們甚至已與整個世界的
人匆匆相遇過。有多少是記憶、
有多少是印象？你已經分不清
了。」

——《卷施》

ISBN 978-988-8490-83-7



9 789888 490837 >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Mod. E.

上架建議：流行讀物／小說散文
定價：港幣 75 元正／新台幣 300 圓正